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UN Doc ADV

FEB 13 1991

UN Doc ADV

S/PV.2977 (Part II) (closed)

14 February 199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二九七七次会议(第二部分)(非公开)临时逐字记录

1991年2月14日星期四, 下午4点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主 席: 曼本格圭先生成员国: 奥地利

比利时

中国

科特迪瓦

古巴

厄瓜多尔

法国

印度

罗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也门

扎伊尔

(津巴布韦)

霍恩菲尔纳先生

诺特达姆先生

李道豫先生

阿内特先生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

阿亚拉·拉索先生

布朗先生

加雷汗先生

门蒂亚努先生

沃龙佐夫先生

戴维·汉内爵士

皮克林先生

阿什塔尔先生

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 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91-60377/A

1991年2月14日星期四下午4点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阿根廷、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埃及、芬兰、德国、希腊、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科威特、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来西亚、墨西哥、缅甸、荷兰、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南非、西班牙、苏丹、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的信,要求被邀请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

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建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及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安巴里先生(伊拉克)和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巴斯克斯先生(阿根廷)、班西先生(澳大利亚)、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扎尔登堡先生(巴西)、苏越先生(文莱达鲁萨兰国)、考斯托夫先生(保加利亚)、基尔什先生(加拿大)、索马维亚先生(智利)、塞佩达先生(哥伦比亚)、穆明先生(科摩罗)、艾夫蒂齐欧先生(塞浦路斯)、库坎先生(捷克斯洛伐克)、莫滕森先生(丹麦)、穆萨先生(埃及)、托尔努德先生(芬兰)、兰曹先生(德国)、埃克察索斯先生(希腊)、贝穆德斯先生(洪都拉斯)、布达伊先生(匈牙利)、吉斯拉松先生(冰岛)、苏特雷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哈拉兹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海斯先生(爱尔兰)、阿里多尔先生(以色列)、特拉克斯勒先生(意大利)、波多野先生(日本)、弗里切夫人(列支敦士登)、费德先生(卢森堡)、拉扎利先生(马来西亚)、蒙塔诺先生(墨西哥)、

* 本次非公开性复会的议程载于文件S/Agenda/2977 (Part II)/Rev.1。

敏先生(缅甸)、德马尔尚埃丹森堡伯爵(荷兰)、奥布赖恩先生(新西兰)、胡斯利德先生(挪威)、马克先生(巴基斯坦)、卢纳先生(秘鲁)、梅德兹先生(菲律宾)、波拉克先生(波兰)、达科斯塔佩雷拉先生(葡萄牙)、尼马赫先生(卡塔尔)、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迪阿罗夫人(塞内加尔)、陈女士(新加坡)、希拉先生(南非)、比利阿尔先生(西班牙)、拉古先生(苏丹)、埃里亚森先生(瑞典)、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素瓦尔纳敦梅先生(泰国)、阿克辛先生(土耳其)、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沙利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皮里斯-巴龙先生(乌拉圭)、阿里亚先生(委内瑞拉)和西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1991年2月13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全文如下:

“谨以联合国伊斯兰集团主席的身份,请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安塞大使先生阁下参加安全理事会讨论题为‘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的项目的会议。”

该信已作为安理会文件S/22220印发。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第三十九条邀请安塞大使先生阁下参加会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1991年2月13日的信,来信说: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荣幸地请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允许欧洲经济共同体临时代办阿尔莱特·洛朗夫人参加安理会对其目前议程上项目的讨论。”

该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S/22221印发。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按照第39条向阿尔莱特·洛朗夫人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全理事会是应下列来信中所载的请求召开本次会议的：1991年1月23日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载于文件S/22135；1991年1月24日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载于文件S/22144；以及1991年1月28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载于文件S/22157。

安理会成员面前还有文件S/22138，即1991年1月23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以及文件S/22147，即1991年1月25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来信支持召开会议的请求。

我并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下列文件：S/22136，S/22137，S/22139，S/22140，S/22141，S/22142，S/22143，S/22145，S/22146，S/22149，S/22150，S/22151，S/22152，S/22153，S/22154，S/22155，S/22156，S/22158，S/22159，S/22160/Rev.1，S/22162，S/22163，S/22164，S/22165，S/22166，S/22168，S/22169，S/22172，S/22173，S/22174，S/22178，S/22179，S/22180，S/22181，S/22182，S/22183，S/22185，S/22186，S/22187，S/22188，S/22189，S/22190，S/22191，S/22192，S/22194，S/22195，S/22197，S/22199，S/22200，S/22201，S/22203，S/22204，S/22205，S/22206，S/22210，S/22211，S/22213，S/22214，S/22215，S/22216，S/22217，S/22218，S/22219和S/22222。

第一位发言者是科威特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代表科威特国代表团并以我本人的名义祝贺你——我们的同事和朋友——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自从你作为友好的贵国的代表参加这个国际社会以来，我们认识到你是一位老练、英明的外交家，你的才能使你能够胜任安理会谋求成功、促进和平的工作。

我高兴地以感激的心情赞扬你的前任扎伊尔常驻代表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大使所发挥的突出作用，他出色地主持了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这是我在新成员国进入安理会后的第一次发言，因此我谨祝贺奥地利、比利

时、厄瓜多尔、印度和津巴布韦在联合国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期当选安理会成员。我相信,这些国家将对我们实现基于正义的和平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我也要感谢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芬兰和马来西亚在安理会为实现和平和联合国目标所做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今天应一些阿拉伯姊妹国家的请求开会,讨论阿拉伯海湾冲突的最新发展。安理会授权正在与我国科威特合作的多国部队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迫使伊拉克遵守安理会有关决议这仅仅是安理会由于伊拉克政权采取顽固态度所能采取的唯一手段,首先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可能是公正和合理的。伊拉克政权拒绝了一切以平静和友好的方式劝说其不要使伊拉克及其人民,的确整个地区遭受使用武力的悲惨结果的试图、努力和倡议。同样的正义和公正逻辑要求我们大家都断言,去年8月2日奸诈和侵略成性的伊拉克军队对我国科威特的领土发起攻击,践踏其人民,使其家庭流离失所,毁坏并亵渎其圣殿圣物,给其神圣的土地带来空前的浩劫,并大量掠夺和破坏一个姐妹国家的各种经济潜力,这样使用残酷暴力,或者说自那天起发动战争在施予及其无限尊重和平方面树立了一个范例。所有这一切非人道的作法仍在继续--实际上在不断升级。对手无寸铁的科威特人民使用武力正在继续进行,而且仍在不断升级。联合国大会在其本届会议上以压倒多数投票赞成我们的决议草案,表明国际社会几乎一致谴责这种野蛮行径,反对屠杀和毁灭科威特人民。有些阿拉伯国家没有反对伊拉克预谋杀害科威特人民的政策,从而落后于国际共识,这对于科威特人民、正义与平等概念和宗教与民族纽带是可悲的。正是这些阿拉伯国家现在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对其指控目前的军事行动旨在摧毁伊拉克进行审议,这绝非偶然。

尽管科威特国已经遭受巨大的灾难,但我们仍然热衷于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同伊拉克的争端,并给和平手段必要的时间以便使其生效,尽管这样做已经给继续在国内外奋斗的坚定不移并英勇无畏的科威特人民造成苦难。

我们一开始便奉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路线,以便迫使那些违反和破坏其

规定的国家遵守《宪章》。正因为如此才对伊拉克进行制裁。我们大家都希望,经济制裁和外交努力双管齐下会使伊拉克政权理智起来,从而从科威特领土撤出其入侵部队。有国际社会支持其正义事业的科威特的目标不是饿死伊拉克人民或在占领下饱受煎熬的科威特人民,尽管伊拉克破坏、掠夺、残酷对待并沾污了我们的圣殿圣物。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说服伊拉克领导人,使该区域免遭毁灭灾难、使其人民免遭涂炭的唯一途径是完全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并恢复其合法政府。但伊拉克坚持其顽固立场并拒绝接受旨在实现和平履约的各项努力。

国际社会对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和继续毁坏科威特并将其从地图上抹去的企图日趋失去耐心。人们普遍同意,这种对和平的科威特国的无端公然侵略和占领是史无前例的,并构成一种完全扰乱世界新秩序、破坏其基础的局势。如果允许一国在世界迈向冷战后时代新前景并位于二十一世纪门槛之时诉诸野蛮的军事力量吞并一个独立主权小国,那么全人类就会陷入弱肉强食、各行其是和以强凌弱的陷阱。因此,安全理事会同意给侵略者伊拉克政权47天的期限遵守国际意愿,将其入侵军队撤出科威特领土。安全理事会第678(1990)号决议非常明确地阐明整个世界对伊拉克政权的警告,该决议规定必须撤出和守约,如果不这样做,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联盟将有权使用各种可能的手段解放科威特、击退入侵和侵略。

国际社会并未沉默无言或毫无行动地虚度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外国领导人、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和美国国务卿都提出了许多倡议并进行了广泛接触。最后一次尝试恐怕是联合国秘书长在1月15日期限行将到期之前采取的,他这样做是希望侵略者伊拉克政权放弃其无视国际社会意愿的顽固立场、然而,他们同伊拉克人进行的会晤和接触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成果,秘书长也是这样通知安全理事会,他赴巴格达的使命完全失败。

巴格达一直对联合国的严肃性和国际社会的力量--对多国部队执行包括授权使用武力决议在内的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决心--表现出傲慢无礼、无动于衷、不屑一顾和怀疑态度。

伊拉克的侵略对国际舞台的影响,对国际关系的结构和前途的影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很自然使采取一个决定性行动成为必要,这一行动刻不容缓。而且显然,国际社会正在寻求的新世界秩序决不容许对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动不闻不问,在这样一个新世界秩序中象伊拉克这样一个政权是无立足之地的。因此,国际部队开始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为了把这些军事行动中的平民伤亡减到最低程度,它们集中轰炸它们所能发现的伊拉克战争机器。这种战争机器为占领者提供了侵略的手段,提供了延长占领时间的手段。

在这些行动中,科威特武装部队荣幸地打响了解放神圣的科威特领土的战斗的第一枪。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卡塔尔和巴林的空军支持下,在参加这一旨在挫败罪恶和公然的侵略行径并解放一块被占领的领土的光荣和合法战斗的其他部队支持下,科威特部队成功地击中了科威特纵深地带的目标。所有这些行动一直而且将继续在第678(1990)号决议的范围内进行。作战范围并没有扩大,其目标也不是摧毁伊拉克。唯一的目的是把科威特从侵略机器之下解放出来。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正是伊拉克政权给它自己、给它的人民带来了这场灾难,因为它坚持侵略,违反国际意愿,拒绝服从国际意愿,蔑视国际社会的决议和世界舆论的感情,违背所有的法律、准则、公约和原则。

就在军事占领的第一个星期,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陛下呼吁伊拉克同意撤军,从而维持其目前的实力。苏联总统和伊朗总统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但这些呼吁被置之不理,被拒绝接受。有人一味要让伊拉克及其人民毁灭,以便实现个人的梦想和野心。

伊拉克不仅没有表示愿意撤军并结束对科威特以及坚定勇敢的科威特人民进行的侵略,相反,伊拉克占领部队不断加强对科威特人民采取的残酷行动。我们现在已掌握了真实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表明野蛮处决和奸污的行动正在继续。驻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科威特军队官方发言人今天指出,在过去几天里有200名科威特人在抵抗中丧生。这些科威特人受到残酷对待。在被杀害的人中,有六名妇女的乳房被割去

扔在大街上。

我们在这一会议厅里要求伊拉克代表表示愿意允许现驻巴格达的国际新闻团体前往科威特,展示那里现在正发生的悲剧。昨天,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伊拉克代表。有人向他提问:为什么贵国政府阻止国际新闻团体的成员前往科威特?他的回答是:科威特是一个军事地区。主席先生,我想通过你提出下列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巴格达难道不是一个军事地区?现在关于空袭的说法各种各样,为什么今天驻巴格达的国际新闻团体可以播发新闻和图片,而却不允许同样的新闻团体前往科威特呢?为什么不让它们与科威特平民交谈?为什么不让它们给我们一个不偏不倚的见解,那怕是在目前对新闻团体实施检查制度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让它们向我们展示处在伊拉克占领之下的科威特人民的情况?这是我认真提出的一个质问。

伊拉克占领部队把科威特的房屋用作避难之处,把科威特人民用作人盾。根据我们提到的情况,科威特人被迫全家离开自己家,伊拉克士兵在那里安扎了下来,他们的目的是避开新的军事行动。在科威特房屋的屋顶上安置了防空炮。这就是伊拉克尊重民用设施的方式。这就是伊拉克对待平民的例证。伊拉克的军事存在集中在科威特的民宅住区里。国内的科威特儿童六个月来一直忍受着食品和药品的缺乏带来的痛苦,这是因为伊拉克对我们这些方面的供应资源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掠夺。在这样的时候,伊拉克入侵部队正猛烈攻击科威特人和其他居民的住房,并抢夺他们能够找到的任何食品。科威特平民正受到一场普遍饥荒的阴影的威胁。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了解联合国秘书长和专门机构以及人道主义组织如红十字会向伊拉克政府发出的呼吁,在这些呼吁中,他们仅仅要求允许把食品送到科威特,并在这些组织和机构的监督下进行分发。伊拉克政府响亮地回答“不”,尽管科威特城内的伊拉克军队每天都从我们手无寸铁的人民那里偷去面包。

科威特人民和政府希望国际社会,尤其希望大声疾呼维护顽固的伊拉克政权的那些国家最强烈地谴责伊拉克对科威特人民采取的这些残酷行动,科威特人民的生命、命运、国家资源正在遭受有系统的破坏和不断的掠夺,他们的工业设施正成为

一个飞扬拔扈的独裁者疯狂梦想的抵押品。

在科威特港口、油田和设施布雷并放火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证。伊拉克政权并不只是限于企图摧毁科威特的现在；实际上，它的犯罪行为已经是摧毁科威特的未来和整个区域的经济未来，其方式是试图以狂妄、胡乱地将数百万桶石油倒入海湾，来破坏海洋环境。这是世界有史以来出现的最大的环境罪行。

巴格达政权坚持摧毁其人民的资源，给整个区域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和毁灭，它企图扩大冲突，分裂阿拉伯阵营，用无人接受的欺骗性口号和手法煽动阿拉伯公众舆论。如果伊拉克政权真的想解放巴勒斯坦，那它为何不把军队派到那里？为什么把军队派到科威特？正如安理会所知道的那样，当它侵略伊朗时，它也声称它是要通过进攻伊朗而解放巴勒斯坦。伊朗的反应是解放巴勒斯坦应在西边，而不是在东边进行。今天似乎解放巴勒斯坦的行动要在南边进行。不应在南边。

伊拉克政权通过进行这一野蛮侵略，极大地破坏了巴勒斯坦事业。这场侵略严重损害了巴勒斯坦的利益。它使得数十万生活在科威特的和平与安全中的巴勒斯坦人离乡背井，他们一直在给其亲属和他们的事业提供财政援助。这场侵略也损害了整个海湾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使他们的事业降到国际关注和优先考虑的最低点。

在这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厅里，我愿向要求停火的国家提几个问题。

现在应该以停火来报答伊拉克政权的侵略、占领和暴行吗？

仅在几天前，解放的战斗才开始，仅在几天前，巴格达政权断然拒绝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倡议、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呼吁、不结盟运动的呼吁和信息以及所有其他的呼吁请求，国际社会应该在此时从服务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使命中退缩吗？

这些国家难道不应首先要伊拉克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尤其是鉴于伊拉克政权为它们所钟爱？它们难道不应呼吁伊拉克政权撤出科威特被占领土，以使危机得到解决，使该区域免遭这场破坏吗？这些军事行动难道不是这些国家自己不止一次地参

与的所有和平努力失败后的自然结果吗？它们自己难道没有看到巴格达政权不愿意停止侵略和占领，不愿遵从国际意愿吗？

明智的人从所有这一切只能得出以下结论：在科威特彻底得到解放、其合法政府得以恢复以前，不应停止，不应有任何停火。因为这一行动将起消极效果，将会是安全理事会向伊拉克领导人发出的反面信息，伊拉克领导人急切渴望出现争论、裂痕和分裂，扰乱安全理事会阵营，以便它能继续其占领。

但是，安全理事会已经、并且仍然团结一致地面对这些公然违背《宪章》的所原则的行为和这场赤裸裸的侵略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主权的行为，这是对一个从未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从未拒不履行对任何人的义务的国家的侵略，也是对一个从未忽略对我们国际社会的普遍共同利益发挥作用和履行义务的国家的侵略。

我再次重复指出，现在要求停火的这些国家应该转向伊拉克政权，该政权发动了侵略，坚持其占领、并且拒绝它在解决危机中采取主动，采取结束军事占领的第一个基本步骤，即撤出科威特、停止侵略所必需的和平。

我们还感到难以想象的是，这些国家声称目前的军事行动超了解放科威特的范围，它们瞄准，和摧毁伊拉克，这些国家关切伊拉克领导人及其独裁者甚于关心他们自己的人民。如果这些国家的声称是正确的话，难道伊拉克政权不应保存其手中的力量，不要为了贪婪和个人野心毁灭其人民及其命运？它可通过立即、无条件撤出科威特做到这一点。

我们不是听到了该政权领导人上星期天的声明吗，他宣布完全拒绝停火，坚持斗争，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伊拉克人？

国际部队以其英勇行动在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重申集体安全和自卫，《联合国宪章》指望其成为各国和，国际稳定的盾牌。它们正在重申这一既成现实。

世界秩序正在出现。联合国正在塑造这一秩序，所有国家将沐浴在免除武力、免除威胁或使用武力的阳光中。

在真主的保佑下，科威特获得彻底解放后，海湾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将成为全世界

的经济和安全中实现福利和繁荣的因素。

我们期待着很快会有一天科威特将在获得解放的科威特国土上欢迎各位成员，同时感谢万能的真主，感谢帮助我们完成这一崇高使命的所有人。

主席先生，如果有人请我澄清一些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将听从你的安排。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科威特代表对我讲的美言。

皮克林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只想简要地谈及下面几个方面：我们刚刚听到的发言——我愿就此祝贺科威特代表，他征求对其发言的提问的最后几句话、以及他所熟悉的而且其政府显然不幸卷入的该地区的事件。

因此，在充分了解并遵守暂行议事规则的情况下，我愿在这个阶段借此机会向他提出一些问题。我这样做符合我们昨天关于要尽一切力量使安全理事会本次非公开会议开得卓有成效的决定，并以过去此类性质会议为基础，这些会议使我们有机会以此种方式探讨问题并作出答复。我希望科威特代表将准备现在或在今后的适当时机作出应答。如果他愿意用更多的时间来作出应答，我将对此十分理解。

我想问他是否愿意陈述一下科威特政府在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的那段时间内，为通过谈判解决与伊拉克的范围更广阔的和其它的争端而进行的努力的情况。

此外，我想问科威特是否象安全理事会第660(1990)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所阐述的那样，一旦伊拉克遵守该决议中其它内容，就愿意与伊拉克开始谈判，以求解决这一争端。

第三，我想知道是否科威特政府已在什么时候得到伊拉克关于有可能遵照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任何表示。

最后，科威特是否认为或有任何理由认为停火会有助于解决问题，并促使伊拉克按照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尤其是第660(1990)号决议的要求全部撤军？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沙特阿拉伯代表。我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发言。

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说,如果你愿意给科威特代表一个机会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我愿意坐在这里等他回答完问题。否则,我可以开始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科威特代表发言。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谢谢主席先生让我有机会回答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向我提出的问题。

对于他的第一个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也门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阿什塔尔先生(也门)(以英语发言):我对不得不打断我的朋友和同事、科威特的阿布哈桑大使的发言感到抱歉。我从来不愿意打断我任何同事的发言,但我这样做是为了提出一个程序性问题。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各成员之间今天上午已就某种安排达成协议,即我们严格遵循暂行议事规则。

我希望我们严格做到这点。我相信科威特代表完全有权回答我的同事、美国的皮克林大使向他提出的问题。但我认为他应按发言者名单的次序发言。换言之,他应在名单的末尾登记发言,以便回答美国代表的问题。否则,如不能真正就此模式达成一致,我们就会造成某种混乱,并且只好在会议进行当中听到很多有关程序问题的发言。我希望遵守今天上午拟定的安排。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美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皮克林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对于我的也门朋友刚刚提出的程序问题,我要指出,列在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沙特阿拉伯代表显然已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把他的优先次序让给科威特代表,而在正常情况下,在我们按名单次序发言的过程中,当安理会成员行使其在名单上优先发言的权利时,他们并未征得安理会的所有其它成员的同意。

实际上,我就在三小时前刚刚把我的名字登记在名单的第二位,而未征求联合王

国、中国、罗马尼亚、奥地利、厄瓜多尔、比利时、苏联或印度的同意。我认为在其它成员无任何反对的情况下，不应有任何理由在认真遵循暂行议事规则的情况下——我刚才的作法就是效样——不让我们听取科威特代表的答复。实际上，我感到吃惊的是，昨天在安理会中那些声音最响地表示其对自由辩论和发言的兴趣的人，现在竟提出这种程序问题。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安理会各成员都知道今天上午发生了什么事。昨天之所以不能执行我们的决定，正是因为我们不得不用今天上午讨论改变安理会解释暂行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的一贯方式的意图，该条规定发言者按具体次序发言。

我认为皮克林先生大使会清楚地看到，安理会各成员并不非常热心于为安理会审议工作提议的特定方式。

我国代表团绝不反对任何代表请求参加我们的审议，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参加多少次都可以。但是，今天上午曾经明确，今天的会议将按照议事规则进行。当然，美国代表有权提议不适用有关的规则，但不能提议制定新的发言者的名单。也许他能提出这一名单并向全体成员散发。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他到底想开什么样的会议。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显然主席应遵守现有发言者名单上的顺序。

如果沙特阿拉伯代表不愿发言，而宁愿放弃名单上的位置，那么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我想应该是卡塔尔代表。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倾听沙特阿拉伯代表以及其他任何想要发言的代表——不论他们是否是安理会成员，他们愿意的话，发言次数可以不限。

今天上午，一位同事提醒我们注意安理会在发言者顺序上的做法。我想没有必要再次宣读安理会这方面的习惯做法，但是我认为安理会应该遵守发言者名单的顺序，否则安理会应该确定美国提出了程序问题并提议不适用有关规则而采取不同的顺序。如果是这样，安理会不得不作出决定；如果多数成员不同意这项提议，第27条规则的文字就必须得到遵守。

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先生(扎伊尔)(以法语发言):我记得,沙特阿拉伯常驻代表没有参加我们非公开的非正式磋商,因此他根本不了解我们非公开审议的结果。如果安理会成员就一项安排达成了一致,这仅仅涉及这些成员。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沙特阿拉伯同事愿意,他可以按照第27条的规则让位于科威特代表,这完全顺理成章。

本次辩论的主题是科威特,那么安理会又怎么能不让科威特代表发言,即使他需要作几次发言,向安理会通报冲突的各个方面以及这场主要涉及科威特的战争的各个方面?

我们早些时候曾同意严格遵守发言者名单的原则。我们注意到,美国代表名单上的位置在科威特之后,美国代表根据我们磋商中达成的方针在名单上登记,这符合今天上午协商一致意见的精神。但是,如果在讨论中提出了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又能启发安理会并导致其审议一些重要的问题,能指导安理会寻求实现海湾战争的可能的和平解决的话,我认为这是值得的。

召开这次非公开会议是为了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真理可能从各种意见的交锋产生。因此,我认为科威特代表应被允许回答美国代表向他提出的有关问题。

戴维·汉内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和美国代表一样,对言论自由的倡导者如此迅速地成为阻止言论自由的倡导者感到惊奇。24小时就能改变想法,实在神速。

但是,使我更感惊奇的是,我记得古巴代表曾告诉过我们10次至15次,隔壁会议室内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也不可能在那里作出任何决定,因为那里举行的会议并不存在。可是,他却突然发现这些会议是有用处的。显然,这些会议能帮一个大忙。他现在对我们说,今天上午作出了一些决定,而这些决定又妨碍我们今天下午正常地适用议事规则。

我和扎伊尔代表一样认为,允许作为这场争端的一方的科威特代表回答问题是正确的。

古巴代表不想听听这些回答吗？他对回答不感兴趣吗？也许，这些回答对他无关紧要。也许他并不认为回答有助于我们的辩论。

主席先生，我认为最好请你适用现有的议事规则、允许科威特代表回答问题。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赞成允许每一个人就讨论的问题发表看法。

在我听取了联合王国代表更严肃的发言之后，我将考虑一下，并决定这项发言是否值得我作出反应。

在安全理事会这次正式会议上，我提议安理会尊重议事规则第27条。如果有必要表决，我提议进行表决。

主席(以英语发言)：美国代表向科威特代表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他提问完毕之后，主席没有请科威特代表发言，而是请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我的理解是，当时沙特阿拉伯代表把发言者名单上的位置让给了科威特代表。

如果他无意让位，显然就产生了误解，因为我是在沙特阿拉伯代表愿意等到稍后发言——在发言者名单上重新登记的基础上请科威特代表发言的。

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

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宽宏大量。对此我非常赞赏。我认为，我已在发言中明确地对邀请我向你表示感谢，我认识到应尽可能对安理会各成员澄清科威特的立场，这一点事关重大。我说我准备在我的座位上即在这里等待，直到科威特代表结束澄清各点——这几点应该说对安理会，特别是对古巴和也门代表至关重要——在此之后，我将发言。我并不打算放弃我在发言名单上的位置。主席先生，我听凭你决择。我不打算放弃我的位置，但我乐于等科威特代表澄清安理会所关心的非常重要的各点后马上发言，如果这也是主席先生你和安理会的意愿的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鉴于沙特阿拉伯代表作出的解释和澄清，现在仍然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科威特代表可以在稍后回答问题。

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继续发言。

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高兴地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无法掩饰在我认识你的短暂时间内你给我留下的极好的印象。我也高兴地对你前任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大使阁下表示非常赞赏,他在使人们能力得以展示的情况下明智有效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

联合国有史以来第二次正经受考验并作出战争决定。这个国际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尽其全力并利用其全部威望支持一项决定,以保证我们区域各国人民的安全,维护整个世界的稳定并巩固其路线,尽管侵略者采取种种伎俩,区域和国际上不负责的人进行怂恿。

伊拉克政权是在8月2日凌晨,即在使人们突然感到惊恐不安的矫柔造作的攻击和虚假指责数周后--后来变得很显然,即在多年政治策划和军事准备之后--入侵科威特的。它入侵了一个独立和拥有主权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而该国过去多年来在帮助伊拉克维护其人民的尊严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实际上,自其在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以来,它一直通过支持各项建设性的双边、区域和国际努力起到这样的作用。

伊拉克政权入侵科威特国,并在侵略时,对曾信任它并曾为保护它而奋斗的国家采取了各种欺骗和阴谋行径。这一切都是伊拉克阴谋的组成部分,这个阴谋的秘密后来暴露了--即控制国际经济的神经中枢并将其统治及其恐怖主义政权强加于该区域,使该区域陷入政治和军事风险,从而导致该区域各国和各国人民被毁灭。

各方--在座的所有会员国、安全理事会、秘书长、各国际组织、国家元首和各国领导人,包括尽其心愿、良知和能力进行了不懈努力的法赫德国王本人--都谋求拯救伊拉克,使其免遭其领导人在黑暗中所策划的阴谋的伤害,将其引入安全、使其返回尊严、建设和进步的道路,并保护该区域免遭现在已经降临的灾难。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各国国王和领导人,所有世界领导人都无一例外地谋求解决问题。他们都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谴责其对一国人民和一个国家的破坏。他们都已谋求使伊拉克恢复理智并劝说它撤出科威特。而伊拉克却拒不接受并日趋傲慢无礼,好

象我们是处在中世纪一样。六个多月来考虑到今天，巴格达已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和所有旨在使该国恢复合法地位、使其人民重获国家的调解。

假如我们不承认已经给予伊拉克政权各种机会重返智慧之路，假如我们坚持认为如果处理了某些敏感问题，伊拉克本来会同意自愿离开科威特，那么我们就是自欺欺人，我们就是宽恕不正义和不承认现实的伪君子。这是无知者所说的话。这是对所有调解尝试的无视，而且还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经过所有这些尝试后，伊拉克仍未离开科威特，尽管全世界都显然认为伊拉克是错的。伊拉克也明确被告知，如果它赖在科威特不走、如果它继续拒不接受安理会决议、拒绝对安全理事会和其它国家的警告置若罔闻，那将意味着什么。

对于伊拉克的辩护士和那些认为我们有义务再给伊拉克一个机会的人，我们要指出，整个历史中的任何侵略者都没有象伊拉克政权这样被予以机会和时间，来让其停止其冒险并撤出科威特。

有多少使者到该政权的领导人那里，进行劝说，进行诱导，给以启示和许诺，提出警告和加以威胁？在直到一月中旬的五个半月的时间里，有多少使者到达巴格达，解释坚持压迫和继续入侵科威特的后果？

到达巴格达的每一位领导人或调解者都带了几个人质回去，满足了他来访的目的，难道这场人质游戏已经被遗忘了吗？那些今天为伊拉克侵略寻找借口的人知道他们这样做牺牲了科威特这个国家和民族，并把整个地区置于威胁之下，我们要向这些人提出下列问题：

“如果贵国和贵国人民处在科威特及其人民的位置上，受到一个对造物主有恃无恐和对人毫不重视的国家的入侵，那么你们今天的态度将是如何呢？这个国家对科威特进行了掠夺，进行了破坏，杀害其儿女，侵害其妇女，它昨天做了，今天还在这样做，明天它也将这样做。难道科威特人的鲜血在你们的眼里就那么低贱，可被随意吞噬吗？”

拿其他国家去行慷慨之举和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是一种失策，因为，这样做只能

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此时此刻一场战争正在进行,这场战争是由伊拉克在八月二日发动的。这场战争在发动之后又停止了五个半月,因为人们希望伊拉克将停止其冒险行动。今天我同和其他27个国家参加了这场战争,目的是为了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对伊拉克政权坚持继续篡夺、掠夺和毁灭科威特国,并同时把伊拉克人民和整个地区人民的安全作为抵押品的做法实施国际法律。伊拉克政权要对这次战争、对伊拉克人民正付出的代价、对作为这次入侵受害者科威特人民已付出的和正在付出的代价、对盟国在对抗这次侵略时所承受和牺牲的一切负全面的责任。那些支持伊拉克入侵的人也将承担这一历史责任。

安理会已听到,我们已听到而且还将继续听到以和平的名义,以儿童、妇女和老人的名义,以病患者和新生儿的名义,以伤残者的名义发出的呼吁,其中有些呼吁是出于诚挚的动机,而有些则缺乏诚意。这些呼吁打动了我们心灵深处的感情,但我们要向发出这些呼吁的人提出下列问题:

“是谁发动的战争?是谁强加战争,调动军队侵略科威特,是谁以同样的进攻性方式将军队调到沙特阿拉伯王国的边界?当我们提到保护科威特和伊拉克人民时,你们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当我们为了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儿童、老人和妇女的利益提出警告时,你们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今天是谁占领着科威特,今天谁能实现从科威特撤军,并开始建立和平?你们为什么不去可作出撤军决定的巴格达?伊拉克政权难道没有象它今天仍然所做的那样,拒绝你们和你们的要求吗?为什么你们要在这里提出这一点?你们今天提出这一点的目的何在?我不反对在联合国提出任何问题,但是难道你们希望整个地区为了别人而屈服于压迫吗?”

“这就是任何试图软化联合国关于在现阶段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立场的人所提出要求的现实。我们知道,你们也知道盟国部队正处在执行解放科威特,恢复其合法性并制止该地区压迫的任务过程中。如果那些为所发生的一切辩护的人在战争的继续或和平的恢复问题上振振有词,那么我们认为不去巴格达说而在这说,可见所说的

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虚伪言词，是我们都十分清楚的欺骗言词”。

应当向巴格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伊拉克政权打算从科威特，从科威特的每一寸领土上撤走呢，还是打算实现作为其目标的扩张和侵略梦想和希望呢？

我们对伊拉克人民的安全感到担忧。但那些宣称比其领导人和人民还要关心巴格达及其人民的人都是虚伪的。

若要停止所有这些行动，伊拉克必须从科威特撤走，必须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至于照顾一个领导人的面子，体谅一个总统的感情，考虑到一个领导人的敏感等欺人之谈，鉴于对科威特国及其人民的继续屠杀，这种旨在欺骗人民的言词是不能接受的，必须对它加以反驳。我们希望所有论坛，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将反驳这种言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卡塔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尼马赫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以卡塔尔国常驻代表和海湾合作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

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相信，鉴于你众所周知的能力和经验，本月份的安理会工作将获得成功。我愿向你的前任、扎伊尔常驻代表表示敬意，他富有智慧和经验地干练主持了上月份的安理会工作。

我想向安理会阐述海湾合作委员会各成员国对海湾目前事件的集体立场。海湾合作委员会各成员国采取了以下原则立场，自从悲剧降临到该地区以来，这一立场一直未变，这一立场是应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所有决议。这些国家深信：伊拉克军队全部撤出科威特、恢复以萨巴赫酋长为首的合法政府符合国际法并且是尊重《联合国宪章》各项规定的。如果这些决议得不到执行，安理会将不能完成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一致认为，根据安全理事会第678(1990)号决议，采取所有必要手段旨在实现由于经济制裁遭到失败、由于伊拉克政权的顽固态度而未能实现的目标，伊拉克政权拒绝接受同样十分理解伊拉克利益的各方恢复和平的所有努

力。这些努力仍在进行,有些方面曾努力通过说服伊拉克领导人尊重国际法、遵守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决议以停止流血事件,使该区域免遭进一步的悲剧。

但是,伊拉克对所有这些努力充耳不闻;因此,采取其他办法一直,而且仍然是确保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唯一办法。

伊拉克及其兄弟般的人民遭遇的悲剧是那些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拒绝作出停止使用武力的决定的人造成的。因此,伊拉克和伊拉克人民已成为对科威特发动侵略的受害者,成为顽固拒绝扭转这场对科威特的侵略的人的受害者。这是明确、史无前例地侵犯国际意愿的行为。

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欢迎实现和平的斡旋和努力,无论其来自何方。海湾合作委员会各成员期待着这些主动行动将产生结果,期待伊拉克政权作出积极反应,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但是,我们的期待和善意的、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期待已随风飘逝。我们寄托希望的努力落了空。我们曾希望过伊拉克人会恢复理智,对合乎逻辑和明智的声音作出反应,接受安理会各项决议,这些决议代表了国际法,包括伊拉克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已对之作了承诺。

我认为,在我们目睹这一可怕事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呼吁安全理事会坚持并继续致力于它所通过的决议,采取所有手段,确保这些决议得到执行。我们深信,安理会的任何懈怠将对国际法来说是一种挫折,并将损害联合国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迫使未遵守其决定的那些人遵守决定的能力。真主的法则和人类的神圣性应得到维护。这是联合国和国际法的两个支柱。

我愿指出,海湾合作委员会各成员由于遭受了所有这些痛苦有权争取一个将使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得以充分执行的新黎明。如果这一目标得到实现,我们这一区域的创伤将得到治愈,和平将占上风,这将使该区域再次走上和平与发展的道路。

我想提及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最高理事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最后公报及其《多哈宣言》。

这两份文件已作为联合国文件S/22191和A/45/948印发。

然而海湾合作理事会在阐明其对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立场时，并未限于这两份文件。它还阐明了对战后时期该区域的看法，预期经济和安全的安排，这些将在那里进行的安排，将使该地区各国人民能够展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一个在和平与安全的气氛中取得繁荣与发展的未来，包括伊拉克人民在内的该地区各国人民都应享受这种和平与安全。

过去，阿拉伯民族在历史和文明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为之作出贡献。这应引起全体阿拉伯人的自豪。他们做出了并仍在做出有效贡献。我再次指出，这应使包括在这方面为此努力作出巨大贡献的伊拉克人在内的所有阿拉伯人引以为豪。

如果权利得到恢复，如果信心取代恐惧，如果和平取代侵略，那么安宁将降临我们的家园。我们将以我们祖先的贡献为引导。我们将确信，我们将要走上的道路会引导我们走向繁荣与发展。

我们确信，对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坚持和承诺，将有助于实现我们地区的和平，并将使阿拉伯地区能够在天使与传导容忍的伊斯兰教的传统的激励下，再次迈步走向发展。

我愿在此感谢德奎利亚尔先生为使伊拉克政权确信有必要充分执行安理会决议而如此尽心尽力做出的努力。他与有关方面进行了磋商。他两度前往该地区——第一次是在通过第678(1990)号决议之前，第二次是在联合国确定的时限到期之前。但是伊拉克领导层没有对他所有这种斡旋或其它出于善意与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这种努力作出任何反应。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对秘书长为实现和平所进行的持续努力表示感谢。

最后，我再次指出，应向兄弟的伊拉克表明所有旨在不籍用执行安理会决议的一切必要手段而解决冲突的努力。看看伊拉克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以及对真理表现出的轻蔑，难道他们还不能对智慧与理智的声音作出积极反应吗？

我们在这黑暗的时刻寄望于安理会。我们指望它对执行安理会各项决议的承诺和坚持。因此，它可在克服我们遇到的困难和使该地区避免进一步悲剧方面，为我们

提供巨大帮助。安理会始终如一的态度,将引导侵略者走上正确的道路。

侵略者嘲笑国际意志,似乎无法看到新世界秩序的曙光。我恳请安全理事会向侵略者指明这一曙光。在黑暗的海洋中看清真理是难而又难的。但是安理会对执行其决议的承诺与坚持,将使侵略者信服,它必须聆听理智的声音,从而使人类能够展望更美好的未来,并使之走上实现和平、安全与安宁的道路。这只有通过执行安理会的决议才能实现,其使用目前手段的唯一目的,一直是解放科威特并恢复合法性。如果实现了这一目标,我们地区对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愿望也将得以实现。

我们通过安全理事会,再次恳请伊拉克领导层聆听和平的声音,理智的声音,并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地帮助执行安理会要求从科威特撤军和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的决议。

我们的心由于科威特和伊拉克人民所陷入的悲剧而痛如刀绞。我们对这两个国家——科威特和伊拉克——情宜深长。我们大家都对侵略受害者的苦难感到痛心。巴格达同科威特城和利雅得一样,都与我们戚戚相关。上帝知道我们只祝愿文明之乡巴格达繁荣和平。当我为正在发生的事心痛欲碎的时刻,我还能说什么呢?鲜血正毫无缘故地流淌。

巴格达市和巴格达省正在遭受灾难。真主啊,怎么会这样?我悲痛而又愤怒,因为那些领导人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情况。他们不尊重睦邻。他们无视一个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的民族。

由于这场侵略,巴勒斯坦在哭泣,科威特在哭泣,伊拉克也在哭泣。

我们应该以《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的箴言为指导。真主将指引我们。我们最后说:我们感谢真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卡塔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拉克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安巴里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就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热烈祝贺。我也感谢和赞赏你的前任扎伊尔常驻代表在上个

月主持安全理事会工作期间所进行的认真努力和其他许多努力。

我也要对安全理事会的新成员厄瓜多尔、奥地利、比利时、印度和津巴布韦表示祝贺。

本次会议是在安全理事会一些成员、包括阿拉伯马格里布王国提出请求的三个多星期后召开的。这一延误是美国及其盟国造成的，它们试图掩饰其军队正在对伊拉克犯下的罪行，这再次证明美国不希望安理会或全世界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因为它们把第678(1990)号决议和安理会先前的其他决议强加给了所谓的海湾危机。

尽管对伊拉克的武装侵略正在升级，但安理会仍无法在这几周中开会，这违反了安理会议事规则，也再次证明安理会已不再是一个国际性的安全理事会。安理会既无信誉，也没有合法性，而只是一个遮掩最丑恶的国际罪行——阿拉伯民族的腹地正在遭受着这种罪行——的工具。

此外，安理会一些成员试图阻止这次会议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的要求成为公开和有听众参加的会议，并把会议变成一次非公开的会议，其目的是要剥夺一些会员国揭露以庄严的安理会的名义对人类、对伊拉克人民及其权利犯下的罪行的机会。

试图证明召开这种会议的合理性就是企图不让伊拉克得到安理会犹豫不决的印象。但是，安全理事会没有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安理会知道，自从所谓的海湾危机开始以来，它已经成为一个代表美国利益的美国工具；即使安全理事会要通过一项停火决议或一项停止对伊拉克手无寸铁的平民的狂轰滥炸的决议，美国也仍将继续其侵略。

这一矛盾十分尖锐，以致请求召开这次会议的大多数国家现在却因为公开会议变成了非公开会议而抵制这次会议。

我们刚才目睹了又一个玩弄阴谋的企图，他们企图通过对一些事先准备的问题作出连续回答——其目的就是要进行宣传并剥夺他人在适当的时候发言的机会——来赋予这个或那个国家代表我国发言的权利。

我们很高兴，至少这一阴谋完全破产了。

如果我们考虑到美国对伊拉克侵略的背景,如果我们了解到美国早在所谓的海湾危机和1990年11月29日安理会通过第678(1990)号决议之前就开始了侵略准备,那么这场侵略的性质就昭然若揭了。如果美国认为这项决议是一块掩盖其对伊拉克侵略的罪恶性质的遮羞布的话,那么这项决议的确使通过决议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成了这一罪行的同犯了。

大家记得,在1990年全年直至今天,美国及其盟国和卫星国一直在对伊拉克及其领袖和军队发动一场歇斯底里的宣传战。他们声言,伊拉克可能拥有核武器,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于是事态逐步扩大。这场歇斯底里的宣传战就是要为侵略伊拉克、摧毁其经济、军事和工业潜力准备国际舆论,尤其是准备美国的舆论。

所谓的海湾危机开始之后,各个舆论机构开始发表近乎虐待狂的讲话;一些讲话甚至称伊拉克是虐待狂,并使用了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形容词。这种言词不能用来描述伊拉克及其人民和军队;相反,用在正在侵略伊拉克的人的身上倒十分合适。

1990年12月4日,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通过一项决议,确认

“武装攻击或威胁武装攻击一座受保障制度监察的运作中或建造中的核设施会造成一种局势,使安全理事会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包括第七章规定的措施,立即采取行动”。(大会第45/58J号决议)

唯一对此项决议投反对票的国家正是在侵略伊拉克的第一天就攻击伊拉克受国际监察的核设施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拥有最大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武库的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是唯一投票反对这项决议的联合国会员国,这一事实表明,它决意攻击伊拉克用于和平目的的并加入保障的核设施。如果说这种行径超越了安全理事会第678(1990)号决议的范畴,尽管该决议并不合法,那么我们认为,这种行径同时也是国际罪行,为此应该依照我刚才提及的各项大会文件,对美国及其侵略同伙适用《宪章》第七章。

美国及其同伙利用所谓的海湾危机,强行通过了一项又一项决议、从海、陆、

空围攻伊拉克、阻止食品、药物和零件运抵伊拉克,以便饿死伊拉克人民并削弱其经济、煽起战争歇斯底里、最终为其侵略准备政治基础并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自1月16日以来持续至今。

美国对伊拉克侵略政策的第二阶段是破坏任何旨在解决危机的和平倡议,例如侯赛因国王殿下关于1990年8月5日由约旦、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也门五国国王和总统在吉达召开小型首脑会议的倡议。美国现在仍在用各种现有的手段使所有阿拉伯和其它倡议夭折。

美国阴谋的第三阶段是打着抵御所谓入侵的幌子,向圣神的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海湾派遣部队并运送武器——美国的发明。美国在部队集结后并根据1990年11月8日的单方决议,宣布其在海湾的部队已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向伊拉克发动进攻,尽管安全理事会在美国的推动下,对伊拉克已进一步实行了非人道的经济制裁,并再次要求适用《宪章》第七章的规定。任何关注局势的人都会注意到,美国是通过宣传、通过其发表声明的方式并通过美国官员和媒介进行威胁而不断升级的。

只有一个目标:说服美国人和世界舆论,战争不可避免,不可能实现和平解决。1990年8月12日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提出倡议,要求依照将由安全理事会制定的统一规则对该地区各国适用国际法、确保所有军队撤出,同时还要考虑各个局势的特殊方面,但美国马上拒绝了这一倡议,这再次突出表明,美国并不关心国际合法性和和平解决。它正在阴谋进行侵略。它正在表面上国际合法性的掩盖下对伊拉克和阿拉伯民族寻求机会发动侵略。

但是,我们都知道——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知道,在美国街上的行人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北大西洋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伊拉克、其人民、其军队、其领导人及其文明进行报复的罪恶战争。它也是向阿拉伯民族发出的美国和以色列称霸的警告。

以色列报纸《Maariv》2月12日证实了这一事实,该报称,一旦美国在海湾战争中获胜,这一胜利将成为白人对贝督因人、基督教和犹太教对伊斯兰教的胜利。美

国之音本月9日播出了摘自《Maariv》上的这段话。美军在该半岛的发言人正在使用的说法表明了这种种族主义态度。他们称阿拉伯妇女为“忍者妇女”，阿拉伯贝督因人为“土生居民”，1991年2月10日的《纽约时报》就是这样报道的。

任何国际联盟的谈论或声称这是伊拉克和世界之间的冲突，都不过是种种伎俩，旨在隐瞒使许多国家的政府屈服美国压力并与之合作的挑衅和讹诈，以便掩盖美国侵略伊拉克的事实。美国政府完全知道这场战争及其侵略是肮脏的。正因如此它也将其描述成“正义战争”，似乎它设想，其对世界各国及其人民的恐怖主义行径会使他们相信，从高空雨点般地投下几十万枚炸弹、烧毁地面上的一切并杀害伊拉克的成人及儿童竟会是一场正义战争。

如果美国认为正义战争的构想就是讨伐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那么这只是暴露了它的种族主义性质。事实上，它无视美国教会理事会的意见，该组织在1990年11月中旬曾谴责战争并要求恢复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和塞浦路斯人的合法权利。美国热衷避免自己一方的人员伤亡，以避免招致美国人民的愤怒，这使得它通过密集的高空袭击，使用陆对陆和空对空导弹，发动了空前的技术战和化学战，即便可能导致消灭伊拉克人民并破坏诸如大坝、桥梁、公路和树木等水电基础设施也在所不惜。

然而，美国却声称是一个真诚和文明的国家，非常渴望维护人权。国防部曾提及必要时在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这再次证明，美国通过其侵略完全把《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抛在一边，而这样做是为了制止战争的“肮脏”方面。使用毒气，加上不分清真寺和教堂、营地或老人的不分昼夜地密集空袭，使美国及其盟国违反了国际法。

当我们在此审议阿拉伯海湾局势之时，成千上万枚炸弹正在所有伊拉克的城市和村庄从天而降。在1991年1月16日侵略的第一天中，美国飞机投下了80 000吨炸药，相当于美国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力量的一倍半。

从那时以来，美国和它的侵略伙伴每天都出动上千架次飞机对伊拉克进行空中袭击。在前三个星期里出动了45 000架次飞机。在伊拉克投下了八万五千吨炸弹。若以梯恩梯计算，其当量相当于五枚投在广岛的炸弹。美国政府及其勾结者——犹太复

国主义者、大西洋伙伴和其他参战者——正坚持对伊拉克的侵略，根本不顾对伊拉克和整个阿拉伯海湾地区的空中、陆地和海洋环境造成的破坏。在侵略开始的头两天里，伊拉克的和平核设施和其他工业设施被破坏。这导致大量放射线和气体泄漏，杀害了许多无辜平民，而且可能造成未来几代人出现畸形。

这种行动表明，美国及其盟友不会仅限于违反《联合国宪章》，也不会仅限于越出令人屈辱的第678(1990)号决议的目标和范围。它们实际上已违反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它们已违反了《核武器不扩散条约》，《世界人权宣言》，关于禁止攻击运行中或正在建设中的核设施的大会决议，以及一切宗教和道德价值准则。

美国并没有停止杀害平民，破坏医院、学校和清真寺，也没有停止污染环境；它攻击了包括北部的尼尼韦，中部的巴贝尔和南部的乌尔在内伊拉克历史遗迹。伊拉克是文明的摇篮，它拥有50多万处考古之地；其中5万极其重要，包括大约100到200个繁华多年的古代城市中心。这是企图毁灭人类文化遗产的行动。

伊拉克外交部长阁下在1991年1月24日和1991年2月1日写给秘书长的信中已提供了关于侵略行动的全面详细情况。今天，部长阁下递交第三封关于侵略部队犯下的轰炸巴格达一居住区的民用防空掩蔽所这一严重罪行的信。4百名无辜的平民，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在这次攻击中丧生——关于这一情况我们已从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一丑恶的罪行在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我国英勇的人民进行侵略的黑色记录上又添上了一笔。

我们要求全世界谴责这一丑恶的罪行，揭露在美国领导下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传统势力正在进行侵略的真相。伊拉克将在历史和人类审视的目光面前把对我国和我国人民犯下的这些罪行的全部责任归咎于这些国家。默许这种罪行是联合国的耻辱。那些投票赞成第678(1990)号决议的国家对这些罪行承担着法律、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因为通过屈从于美国的意愿，赞成这一可耻的决议，它们使美国这一重大罪犯得以犯下这些罪行。除非它们坚定地采取赞成结束美国发动的侵略和对人

类犯下的罪行的体面立场,否则它们将继续承担这一责任。

由于野蛮的袭击没有折断伊拉克人民的腰板,美国加紧了这种袭击。在象电厂和排污设施这样的各种民用基础设施受到轰炸的同时,城市民用地区也受到了轰炸。这带来了流行病在人口中,尤其在妇女和老人中传播的威胁。我们相信平民受害者中妇女、儿童和老人的人数已达数万。

很久之前美国就拟定了侵略伊拉克的计划,并通过每天从3万英尺的高空投下数万吨的炸弹和毒气弹这种密集的空袭行动来执行这一计划,对上述这一计划和行动的简单描述拆穿了美国关于其渴望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和各项《日内瓦公约》的谬论。美国进行攻击的方式使民用设施和城市地区受到轰炸成为必然:这种袭击非常密集而且是从很高的空中进行的。我们认为美国对全部居民区和其他非军事基础设施的破坏是有预谋的。美国知道这种攻击违反所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规则,《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和其他文书,包括在最近举行的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上通过的文件。

总之,美国及其盟友已犯下了,而且将继续犯下有预谋的国际罪行。它们就象它们之前的所有国际罪犯一样;实际上,它们使那些罪犯自叹不及。

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旨在毁灭伊拉克的侵略?为什么要企图迫使我们回到黑暗时代?其互相联系的原因有三个。

我国政府认为所谓的海湾危机是对伊拉克发动一场新战争的借口,伊拉克是阿拉伯民族的心脏,是阿拉伯新一代的希望,是坚定地反对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及其吞噬阿拉伯财富野心的中心。伊拉克是唯一拥有能够使它作出不依靠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霸权的政治决定的技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阿拉伯国家。伊拉克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反对以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旧时代殖民主义的英勇战斗。过去,这些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和奴役人民、掠夺其财富的政策;它们把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安插在阿拉伯家园的心脏地带,建立了保护它们石油公司的人为实体。

饱受过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不正义和罪恶之苦的成千上万的亚洲、非洲和

拉丁美洲人民认识到所谓的新国际秩序不过是恐怖主义的新时代,是对正在为自由和独立以及各国间平等关系而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威胁。

美国侵略的第二个原因是一个内部原因。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军事机器和与之有关的银行和公司曾有过前所未有的发展。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人民期望有一种所谓的和平红利来使美国社会变得更加“人道”一些;他们期望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期望无家可归的美国人可找到住所;他们期望穷人有医疗保险;他们期望环境的污染被清除。

因此,需要一场区域战争来中止所有这些期待和希望,并使美国经济重新军事化,以确保其军事工业综合体再次成为最高主宰。因为当今的敌人已不再是共产主义了,而是第三世界对国家独立的渴望,这种情况要求维持一种戒备状态,并且阻止第三世界国家把它们的经济和地理资源团结起来。

最后,我必须强调,所谓的世界新秩序不过是新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产物,这种帝国主义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武器库,却没有与之相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不去努力解决其面临的经济困境--由于国际市场上与日本和德国竞争,美国的经济遭到恶化--这个军事集团决定依靠其军事力量去取得对自然资源,尤其是阿拉伯海湾地区的石油资源的控制。如果其在海湾的霸权得到巩固,美国就能击败其经济方面的竞争者--它们直到昨天还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接受庇护,如今,依照美国的计划,必须按照美国的条件依靠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来确保其石油供应。

显然,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的形式是借助对安全理事会成员施加压力,并通过试图恐吓他们中的大多数达到的。安理会如今已失去了对这一危机的控制,实际上失去了它在联合国以至全世界的信誉。联合国,以及它作为一个致力于和平与国际合法性的组织的信誉成为冷战之后美国霸权的第一个牺牲品。

最近阴谋试图推迟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并使之成为一个非公开会议只是美国在联合国霸权行径的又一证据。如果美国继续其霸权及侵略行径,真主保佑,它将是失败者。所有阿拉伯海湾国家、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将发现他们在军事、政治和经济

方面屈膝于犹太复国主义——美国的霸权面前。然而，美国的侵略以及它的长远计划把它推上了一条不仅与伊拉克，而且最终与整个世界相对抗的道路。武力不能消灭世界上的民族主义起义。武力不能停止欧洲和日本的技术发展。美国帝国将在欧洲和亚洲面临穷途末路。

最后伊拉克已向美国和它的盟国及卫星国以及全世界证明，对伊拉克的侵略，无论多么野蛮，不仅仅是侵略者欣然的踱步。他们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伊拉克坚定不移。在侵略者撤出以前，我们将行使我们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合法自卫，来抵抗美国及其同谋罪犯们灭绝我们的企图。最终，真主保佑，我们将通过我们的坚定不移，靠着我国人民的力量，以及我们的领导者，通过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民族以及全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的团结一致来赢得胜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伊拉克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戴维·汉内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这是自从安全理事会第678(1990)号决议规定的出于好意的六个星期停顿期于1月15日到期之后安全理事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也是自从我国与相当多数的其他国家一道，在第678(1990)号决议授权下开始采取旨在解放科威特的军事行动后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因此，除了提交安全理事会第678(1990)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所要求的经常性报告外（我们已经提供此类报告），现在这一机会也适于用来讨论一些在公开辩论中、以及由安理会一些成员提出来的问题。

一些人提出，盟军正在采取的军事行动有点过火，或者不相称，因而超出了第678(1990)号决议授权的旨在解放科威特的“一切必要手段”。但是，军事行动的性质及其规模不决定于某些抽象的标准，而是视侵略者的军事能力而定，侵略者已拒绝了所有通过和平手段使它撤出科威特的企图，因而使采取军事行动成为必需。从全球方面看来，伊拉克拥有世界上第四大军队，次于苏联、中国和美国。伊拉克拥有数达185万人的部队。其军队有一个庞大的现代化空军为后盾。它拥有的战斗坦克数量比英国和法国加起来的数量还要多两倍。它配备着远程导弹，其目标瞄准并已向其

邻国发射。它配备有化学武器,并且在过去毫不犹豫地用它们打击邻国并杀害本国人民。它拥有生物和核武器计划,其进度尚不为人知,但其目标却显而易见。伊拉克1988年的国防开支大约为其国内总产值的28%,而英国仅为4%点多,法国为2.9%,美国为5.6%。

正是这一军事机器去年八月份侵入科威特。正是这一军事机器至今仍然占领着科威特,正是这样一个军事机器,如今必须靠武力将其逐出科威特。为着这个目标,在这些具体情况中,所使用的军事力量必须相适应,而且情况确实如此。

现在,一些人争辩说战斗应局限在被占领的科威特领土。稍稍想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自我限制的作法不可能达到第678(1990)号决议的目标,虽然我要补充指出,联军目前正越来越集中地攻击在科威特境内以及周围的伊拉克地面部队。但是,必须作出大规模的努力才能从科威特驱逐这一庞大的伊拉克战争机器。它的后勤支援和资源远远超出了科威特的范围。因此敌对行动不可能只限于科威特的地理界限内。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联军的目标已超出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规定的目标,即伊拉克撤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恢复该区域的和平和安全。我们没有这样作。我们并非在寻求摧毁、占领或肢解伊拉克,也不寻求决定由谁来统治这个国家。我们寻求解放科威特,不多也不少。只有安理会规定的目标得到实现,军事行动才能尽快结束。

不幸有平民伤亡。这一点不可否认。这使我们痛苦和遗憾。我们的斗争并不是针对伊拉克人民,而是其统治者。联军已得到最严格指示去力图尽量减低平民伤亡,并避免破坏宗教及文化名胜和古迹。这与伊拉克的行径形成鲜明对照,其中包括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平民中心发射导弹,然后公然地陶醉于他们所造成的苦痛和破坏。

很多依据实际目击情况的报道,证实了联合部队袭击轰炸的普遍准确程度,以及数千次飞行中绝大多数出击成功地避开了人口中心地区。

伊拉克是个大国,有广阔的无人居住的地区。伊拉克军事设施和生产设施可以

容易地在远离平民中心的地点选址。它们没有在远离平民中心的地点选址,只能表明伊拉克领导层轻视其人民的安全。现在,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军事装备和设施实际上正移往平民地区,以使其不受攻击。

人们理直气壮地问如何能够结束这场军事冲突。简短的回答是:伊拉克明确和不可改变地承诺全部撤出科威特,并立即采取具体措施完成这种撤军。人们迄今未看到一点这种迹象。

相反,伊拉克拒绝戈尔巴乔夫总统在联合部队军事行动开始后提出的办法,令人遗憾地对秘书长进行令人不能接受的攻击,并且没有对自1月15日以来提出的和平倡议作出反应,从而耍弄了那些要找到和平解决方法的人的努力。只要这些努力牢固地基于自去年8月2日入侵以来通过的安理会十二项决议,我们就无意对其泼冷水。然而,实际地讲,这种努力必须始于巴格达。那才是它们必须敞开的大门。

伊拉克据称对伊朗当局的信息所作的消极反应,使我们完全没有理由保持乐观,即伊拉克领导人愿采取能够结束冲突与死亡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无条件地暂停行动的设想都是毫无意义的。这只会让伊拉克有时间重新集合其部队,并修复对其军事设施的破坏,从而保证任何恢复的敌对活动都会比在另一种情况下更长并且损失更多的生命。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试图把这场冲突描述为一场弱小的伊拉克保卫自己反抗强敌的冲突,一场代表阿拉伯民族而进行的冲突,一场穆斯林圣战。他何以如此大胆?这场冲突于8月2日,以一个小国受到绝对比其强大的邻国无端入侵而开始。自此,伊拉克试图吞并科威特并实际上把它从地图上抹掉,使我再次感到恐怖的是,今天下午我们不得不坐在这里听伊拉克代表作冗长发言,而发言却能不提“科威特”一词。我期望看到有一天他将被迫再次使用这个词。

侵略者常常宣扬宗教动机,哪怕他们所说的宗教禁止他们的行为。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伊拉克的侵略,受到主要伊斯兰学者的谴责,而参加联合行动的国家中有13个是穆斯林国家。我们还应记得,对科威特的入侵,受到了阿拉伯联盟的谴责,并

受到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谴责。

对科威特的入侵并未推动巴勒斯坦事业；它使其向后倒退。入侵也不是为了推进这一事业。侯赛因总统野心勃勃，而巴勒斯坦人不过是其棋盘上的走卒。

这场冲突也不是让穷国反对富国。我认为侯赛因总统绝不是罗宾汉，想要劫富济贫。事实是截然不同的。在1980年到1990年之间，远远够不上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伊拉克，从其它阿拉伯国家那里得到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人均受援超过整个发达国家对更贫穷国家的援助。问题是这些钱并未用来帮助伊拉克的经济发展，更谈不上帮助其更贫穷的阿拉伯兄弟的经济发展；它被用来资助其统治者的宏大军事计划，发动一场对其一个邻国伊朗的战争，并且扩充其武装部队，这些部队入侵了其另一个邻国科威特，这就是今天争端的原因。

事实是，这场对抗与上述任何情况无关。它是一场《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集体安全与弱肉强食原则之间的对抗。它是日益致力于国际权利和义务的世界与那个强权即公理的世界之间的对抗。伊拉克自8月2日以来已违反了其所有国际义务。它以武力入侵和兼并其邻国，掠夺并折磨科威特人民；它劫持人质；自1月15日以来，它向一个非争端参与国发射导弹；它无视其根据《日内瓦公约》所承担的对于战俘的义务；它还诉诸前所未闻的环境恐怖主义行为。现在它正威胁对国际法采取进一步行动。

在本世纪中，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国际联盟，曾经未能战胜弱肉强食原则，其后果之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国认为，《宪章》所载的集体安全体系是值得我们为之一战的，我们想看到它取得胜利。

最后，我要指出，我感到遗憾的是，伊拉克代表误解了一些代表认为对出席安理会的某些代表团提出问题意在迎合那些正为其解放而与科威特合作的国家，或实际上为之宣传的原因。为明正视听，我现在愿向他提出几个他或许在辩论结束之前能够回答的问题。如果他能回答的话，这显然有助于安理会的工作。

一，伊拉克会按安理会决议的要求立即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吗？

二，伊拉克代表能否保证伊拉克将遵守有关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

三，盟国的战俘正受到何种待遇？为什么不把其姓名交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他们现在被关在何处，处于何种条件之中？

四，伊拉克代表能否保证伊拉克将履行其国际义务而不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

我认为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所助益，将会大大推进安理会的工作。因此我希望，伊拉克代表会极认真地考虑在我们结束辩论之前发言并回答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同时，我只想同美国代表一样指出，向科威特代表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恰当的，我非常希望在结束辩论之前听到对它们的答复。

沙特阿拉伯代表或许能够考虑两个我想听到答复的问题。第一，伊拉克自8月2日以来并在今天对沙特阿拉伯构成的军事威胁是什么性质的？第二，沙特阿拉伯是否直接或间接得到伊拉克关于愿意遵守安理会决议并从科威特撤走的表示？

李道豫先生（中国）：首先，我愉快地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并祝你在此关键时刻指导安理会的工作获得成功。中国代表团将与你进行密切的合作。我还要感谢上月主席、扎伊尔大使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先生阁下出色地指导了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尽管国际社会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以求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但不幸的是，这些努力均告失败，战争终于爆发。我们对此感到遗憾。

战争已近一月，造成了生命和财产惨重的损失，许多无辜的居民丧生，许多和平设施被摧毁，我们深感痛心和同情。现在战争面临扩大和升级的严重危险，形势非常严峻，我们对此深感焦虑和不安。

从海湾危机一开始，中国政府就采取了有原则的和负责任的立场。我们反对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恢复和尊重科威特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政府。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安理会有关决议框架内以和平手段解决海湾危机。我们认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时间可能要长

一些,但代价较小;反之,诉诸武力也并不能在短时间里解决,而且战争还有长期化、扩大化的可能,有关各方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要考虑到战争有自身的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还要考虑到战争将导致许多现在还难以估计的严重的后患。现代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时间持续越长,其后果就越严重。因此,我们再次呼吁交战各方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防止战火蔓延和扩大,以使中东和海湾地区以及有关各国人民免遭更大的灾难,并为国际社会继续寻求冲突的和平解决创造有利的条件和提供机会。

海湾战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和不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为了早日结束战争,提出了众多的和平倡议,我们赞赏他们的努力。我们认为,为使和平努力能够获得进展的机会,应有以下几个要素:(一)伊拉克表示立即从科威特撤军;(二)有关各方同意和平解决;(三)交战各方采取克制态度,使战争降温并防止扩大和升级;(四)将解决中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五)海湾战后安排以本地区国家为主,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海湾地区。

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安理会、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有关会员国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们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解决这场危机,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征得安理会的许可,我愿回顾罗马尼亚这项决定的主要内容。根据安全理事会第678(1990)号决议第3段,罗马尼亚政府提议向沙特阿拉伯派遣一个拥有200个床位和360名医务人员的外科医院,提供医疗援助;罗马尼亚议会已批准了这项提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中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门蒂亚努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在安全理事会活动的这一极其繁忙和微妙的时期在主持安理会工作中表现出了完美无缺的技巧。我国代表团相信,你强有力的领导将帮助我们在审议这一议程项目方面取得进展。我们还向你的前任扎伊尔大使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致敬,他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一月份的工作。

罗马尼亚已在安理会多次表明了其对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局势的立场。事实上,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数小时,罗马尼亚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指出任何理由都不能证明对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使用武力是合理的。罗马尼亚谴责了对科威特的吞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全部撤军。

我国深深地致力于国家和国际生活各个领域的道义性和合法性。罗马尼亚在所有有关这一项目的发言中明确指出,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是解决波斯湾冲突的唯一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我们与其他国家一起提出并投票赞成第678(1990)号决议,这项决议授权与科威特政府合作的各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并执行第660(1990)号决议以及随后的各项有关决议,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由于伊拉克拒绝全面遵守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现在正通过使用武力执行第678(1990)号决议。国际社会就此向伊拉克表明,必须尊重联合国的决定和国际法原则,而没有别的选择。

事实上,第678(1990)号决议第3段是针对国际社会的。正是根据这一段落,我国最近作出了一项重大的政治决定。我在1991年2月8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荣幸地归纳了这一决定的内容,该信后来作为文件S/22206印发。

同样也批准罗马尼亚军队向沙特阿拉伯派遣一支可以执行化学消毒任务的180人的部队。

这两支部队已在志愿基础上组成,并将驻扎在作战地区后方。他们将执行人道主义任务。

罗马尼亚是根据第678(1990)号决议作出这项决定的,该决议要求各国酌情为旨在解放科威特和恢复海湾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进行的行动提供支持。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外科医疗队和消毒部队的决定将在缔结必要协议后生效。

有人已经正确地指出,和平解决波斯湾危机尝试的失败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作为伟大的阿拉伯民族一部分的伊拉克人民所遭受的破坏和苦难正与日俱增。我们对人命损失和苦难深感遗憾。这种人命损失和苦难的确很严重。但是任何人都不应忘

记是谁对入侵科威特、对战争的爆发及其悲惨后果负有全部责任。只有通过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才能制止这一悲惨的局势。正因如此,伊拉克应该明确清楚地宣布,愿意充分遵守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

还应强调指出,伊拉克不是唯一受海湾冲突后果影响的国家。我们尤其不应忘记科威特及其困境、其每天遭受的苦难以及在该国违反人权的情况。沙特阿拉伯一直而且仍在可怕的危险下生活。以色列也受到无端的攻击。另一方面,援引《宪章》第五十条的各国都正面临着由于执行第661(1990)号决议规定的措施而产生的特殊经济问题。安全理事会完全知道执行对伊拉克制裁措施的代价。至于罗马尼亚,严格遵守对伊拉克的制裁已造成相当大的损失,而且已经十分困难的罗马尼亚经济条件使困难变得更加严重。这些损失和困难正逢罗马尼亚经济改革至关重要的时刻,它们给我国人民的生活增加了困苦。但尽管有这些困难,罗马尼亚仍严格遵守并充分履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国代表团要再次强调指出,即使在目前海湾冲突非常危急的阶段,安全理事会通过其正式和非正式活动能够最大限度地使用政治和外交手段,确保伊拉克遵守其各项决议,从而为解放科威特作出贡献——伊拉克应该正确地理解这一点。

我们强烈反对昨天和今天暗指该机构被操纵或滥用的任何提法。的确,这似乎是对联合国一个主要机构尊严的攻击、是过去的化身,是来自黑暗的声音,在当今变革的时代这种声音听起来非常奇怪,我甚至无法相信这发生在这个建筑物中。难道我们要重返五十年代我们深感痛惜的世界意识形态大分裂的状况吗?难道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公认原则,即必须谴责入侵外国土地和吞并外国的原则处理这个问题不是更好吗?难道不是类似的作法使联合国的创使者设想出一个能够抵制侵略的组织吗?

我国代表团还要重申,我们非常赞赏联合国秘书长所作的个人努力和主动行动,他利用其宝贵的经验为我们的共同努力服务。我们还对努力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伊

拉克和科威特之间局势的各项决议并努力依照《联合国宪章》制定庄严的行动方针以恢复和平和法制的其它国家所提出的建议和倡议表示赞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罗马尼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霍恩菲尔纳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作为一个新成员的代表,作为一个自1974年以来一直不是安理会成员的国家代表,说几句一般性的话。我将尽量简短。

在奥地利1973年和1974年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第一个任期内,我们已经感到安理会成员的沉重责任,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当时也表示愿意同其所有成员尽量紧密合作。1973年和1974年是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联合国经受困难挑战的时期,联合国当时就成功地申明其维持和平的责任。现在奥地利在这一危急时刻再次加入安全理事会。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为行使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肩负的共同责任而新近建立的共同基础。我们认为,这一事态发展将有助于在国际关系中加强法律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们认为,这种新的合作绝不应意味着减少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的参与,因为它们同样负有该机构的决策责任。主席先生,让我向你保证,奥地利随时准备为安理会在各方面有效地进行工作做出贡献。

奥地利支持由一个强大的安理会起强有力的作用。但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第1款,安全理事会系代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行事。因此,安理会的决定应当尽可能经常地反映整个国际社会的集体意愿。只有这样它才能够保持其政治和道义上的合法地位。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而且必须允许它--对提交给它的所有案例公正和公平。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竭尽全力维护,并在必要时推行法制,不管违法行为发生在哪里,也不管谁犯法。

奥地利坚定地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毫无疑问,我们也将安理会的第二任期期间忠诚地履行我们根据《宪章》所承担的各项义务,并竭尽全力为和平解决冲突作出贡献。在这方面,我们的坚定意愿是,充分利用奥地利永久中立

国的地位可能提供的特有的可能性,为这些努力作出贡献。

现在我要谈的是今天审议的问题,即伊拉克和科威特间局势。

自从一些国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678(1990)号决议与科威特政府合作开始使用武力以来,我们是第一次在这里开会。但是应当回顾的是,敌对状况是早在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就开始的。用奥地利联邦总理弗拉尼茨基的话来说,曾一度成为军事侵略受害者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支持国际社会对侵略者采取的行动。正如奥地利外交部长莫克在1月16日在奥地利议会举行的同一次辩论中所说的那样,对奥地利说来结论很清楚:声援那些权利受到侵害的国家,声援反对侵害权利行为的国际社会。尤其象奥地利这样一个国家必然会对国际关系感兴趣,这种关系与其说是由强权决定的,还不如说由法治决定的。

在说了上述话之后,我要立即补充的是,即使在这么晚的时候,尽管已经采取了军事行动,政治和外交努力仍然有它们的地位,而且实际上应当得到加强。已经造成了生命损失和物质破坏,如果敌对情况继续下去,甚至升级的话,那么今后的损失将更大,因此寻找早日结束这种敌对情况的方式和方法成了一项紧迫的道义任务。

这一冲突的人道主义方面是我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奥地利和我本人作为根据第661(1990)号决议设立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主席将尽最大的努力来缓和这一严重的局势。当我们谈到人身痛苦时,我们指的是科威特人民和伊拉克平民所处的困境。我们指的是该地区所有人民受到的灾难性影响,施加给约旦人民的苦难,以色列人民面临的危险以及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因为他们的愿望被忽视。我们指的是难民和农业季节工人,我们指的是战俘,指的是每一位士兵及其亲属,他们不知道所有这一切将带给他们什么样的结果。

我深感忧虑的是谁也不知道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将如何。虽然集中注意力处理眼前的局势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局势的深远影响。有人已经说过,海湾冲突是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我们处理和最终解决这场冲突的方式不仅对该地区的前途,而且对集体安全概念和联合国的作用都非常重要,因为它将成为范例。

对奥地利说来,目标非常明确。我们寻求充分执行从第660(1990)号决议开始的安全理事会所有决议——不多也不少。

在该地区重新建立和平与安全首先仍然要求伊拉克作出积极反应。但是,这也要求根据秘书长在1月15日声明中提出的方针采取其他步骤,还要求采取更多的措施。最终只有政治解决办法才能为公正持久解决该地区的问题提供必要的框架。

我仍然记得温斯顿·邱吉尔呼吁在胜利时表现出宽宏大量和对和平表现出善意的话。我们已经看到决意和蔑视的态度。现在我们需要看到遵守的实际表示,以便能够继续努力找到一个政治解决办法。然后我们将需要宽宏大量和善意。奥地利不仅将给予充分的支持,而且还准备作出自己的贡献,毫无疑问我将有机会在较迟的阶段上向安理会奉上我们的贡献。

阿亚拉-拉索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昨天在安全理事会举行的关于决定以何种方式召开审议我们已通过的议程的会议的公开会议上,我们有机会听到了一些重要的设想,这些设想显然触及了这一问题的根本和实质方面。这些设想——不超过4个——所提出的处理这一问题的角度正是我国代表团所预见的,当时我们表示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支持以非公开方式继续召开这次会议的建议。昨天,安全理事会确实开始了它现在正进行的重要辩论。

1990年8月2日,一个无法解释且不合乎逻辑的事件震惊了人类的良知。当我们正在为一致意见与和平对话道路上取得的无可置疑的进展欢呼时,当柏林墙已经倒塌时,当意识形态的对抗似乎正在瓦解并让位于在国际上加强自由和民主的共同愿望时,当各国人民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承担起充分责任时,总之,当冷战已经结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尊重国际法的新时代到来的曙光时,象科威特这样一个小国受到一个强大邻国的入侵事件突然粉碎了所有这些希望。

所发生的入侵事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最重要的原则。一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当伊拉克宣布吞并科威特时,它寻求的是抵制国际法的另一个基本原则,即通过使用武力征服领土是无效的。而且它的行动公然违背了我们

大家所庄严作出的支持以和平解决办法作为解决争端的唯一手段的承诺。

以安全理事会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立即作出了反应,通过了第660(1990)号决议,该决议谴责了入侵,要求伊拉克部队立即无条件撤走,并发出呼吁要求伊拉克和科威特开始进行谈判以解决它们的分歧。后来由于伊拉克对文明的国际社会的挑战,安理会又立即通过了新的决议。因此,通过了对入侵者进行经济制裁的决议。对科威特领土的吞并被宣布为无效。伊拉克被要求允许第三国国民离境并为此提供便利,而且不得危及他们的安全与健康。对外交馆舍的侵犯受到了谴责。伊拉克当局和占领部队被要求立即停止把第三国国民扣押为人质,停止虐待和压迫科威特和第三国国民,并允许他们立即离开这一地区。伊拉克企图改变科威特人口结构的行动受到了谴责。

伊拉克没有接受安全理事会的任何一项要求和呼吁。在国际社会开始的争取实现安全理事会第660(1990)号决议所制定的目标--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出科威特领土--的进程中,伊拉克没有任何积极反应。1990年11月29日,安理会通过了第678(1990)号决议,授权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与科威特国合作,利用一切必要手段,支持和执行第660(1990)号决议及其后的所有有关决议,在该区域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给予伊拉克一个作为“诚意的暂缓”的时期后,与科威特合作的各国,根据第678(1990)号决议的授权,发动军事行动,以解放科威特。因此,显而易见,所有由于伊拉克发动战争而通过的安理会决议都旨在恢复和实行被侵略者破坏了的原则和规则,导向我们现在生活在其中的引人注目的形势。然而,同样明显的是,所有诉诸武力的作法都具有消极作用,会影响并侵犯最基本的人权和人类的愿望。

厄瓜多尔认为,尽管军事行动已经发动--其目标明确、毫不含糊地规定并局限于安理会的决议中--旨在采取外交及政治措施来解决问题的努力应该继续下去,实际上应该加倍努力。人类的文明良知和这一星球上的各国人民都发出反战的呼声。在听到这一呼声时,外交必须竭尽其想象力和决心来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法。

这就是已经发生的一切。我无需列出自从对科威特的侵略开始以来,在各区域

以各种方式为促进和平的外交解决办法所寻求的所有主动行动。但我确实想提到不结盟运动最近的努力以及普里马科夫先生采取的苏联的主动行动。我愿两者都能取得最大的成功。这些外交措施重申了我们的普遍关注,表明了采取行动,恢复和平的集体愿望。

我认为,最好也应强调,有利于制定军事冲突结束后的媾和进程的构架的所有建议有着一个共同点,即深信我们必须一直敞开大门,以便鼓励侵略者走上法律之道。人类冲突的历史一直给我们这样一个教训:为了建立真正的和平,我们必须不仅仅只盯住目前的情况,而且还应看到将来必然出现的情况。虽然侵略者顽固不化,但我们必须坚持寻求一条出路,以通过恢复法治建立一个更易被接受、因而更具持续力的和平。

厄瓜多尔支持秘书长为和平解决这一严重问题所作的一切努力。我们深信:他的经验、决心以及面对不公正的攻击表现出的镇定和尊严将继续促使他寻找各种方式和方法,以促进我们所有人所寻求的目标:迅速结束冲突、恢复公正、持久的和平。

拉丁美洲并没有对海湾事件漠不关心。里约热内卢集团成员国的外长最近在加拉加斯举行会议,审议目前局势。他们在审议结束时,发表了一份文件,我宣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几个段落。外长们:

“一致重申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并重申支持必须由联合国秘书长肩负的促进解决冲突的作用,以根据国际法恢复和平,开始多边努力,实现全面、和平、最终解决该区域所有问题,并提交一份有关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方面的进展的报告;

“一致谴责通过进攻该地区非参战国,例如以色列,而扩展冲突;一致同意需要严格遵守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冲突各方不得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或滥杀滥伤性武器;

“一致表示对由于冲突而发生的环境危害感到震惊;

“一致同意将中东问题保留在议程上,供定期进行磋商,委托由哥伦比亚、智利和厄瓜多尔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有关海湾危机的各个方面的后续行动,包括考虑提出各种建议和设立机制,使本集团有效促进出现一个以有关各方的参与以及遵守联合国决议,包括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为基础的该区域的新的和平秩序”。

厄瓜多尔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了一个明确立场。我们认为,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以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中所体现的《宪章》中的原则为基础。为推动这一点,欢迎所有外交努力,也应探索所有和平倡议。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根本目标是解放科威特,在该区域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需要在适当时候考虑一个构架,在其中寻求执行安理会有关该区域各种问题的所有决议,虽然执行有关海湾问题的12项安理会决议并不是以与这一具体问题无关的任何考虑为条件的。

显然,随着在整个地区实现永久和平,我们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检查对安理会所有有关决议的尊重和遵守和设立机构以使其产生效果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召开一次关于中东和平的会议是非常重要的。一俟战争结束,阿拉伯民族将在该地区安全的各个方面发挥显著作用。

我现在要讨论一下海湾危机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不幸的是,每场战争都会有受害者,这就是为什么战争基本上是邪恶的。这些损失是无法挽回的,按照乔治·贝尔纳诺斯的阐述,每个人都是永生的和无法取代的。要求为寻找结束敌对行动的方法进行努力的世界各国人民,为昨天关于空袭后果的消息感到沉痛不已。我们清楚地看到那些其违反国际法律的行为导致这场危机的人与那些正努力恢复法律规则的人所承担的不同责任。然而,我们认为必须加强联合国的行动及其在人道主义方面的形象。我们认为能够采取更多的措施来避免或减轻冲突中无辜平民受害者的痛苦。在这一点上,厄瓜多尔同样充分支持秘书长及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提出的建议。

最后,我首先呼吁伊拉克政府考虑并遵守安理会决议,其次呼吁支持科威特的联军成员在不放弃正义原则的情况下,努力通过表现出那种只有正义捍卫者和掌握道

义者才能表现出的灵活性,来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一位出生在墨西哥的拉丁美洲伟人贝尼托·华雷斯说过,国家间关系如同人际关系,和平乃尊重他人之权利。

愿理智占上风,从而使法律获胜,愿整个中东地区恢复和平。这是厄瓜多尔的愿望及我们对为促进这一事业而努力的庄严承诺。

诺特达姆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已有六个多月,科威特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伊拉克军队的践踏。我们在安理会最近的会议中,有机会充分认识占领军违犯法律和滥施暴力的行为。六个月以来,科威特一直是一个非法国家掠夺和武断意志的受害者。这种难以容忍的局势,迫使数十万科威特居民逃离该国,而伊拉克人则迁入科威特取而代之。该国大多数商业和经济基础设施已被掠走或拆除;很多文化、医疗和社会机构被破坏。

所有这种苦难与破坏的根源可归结为主要一点:伊拉克拒绝遵守国际法的最基本规定,拒绝承认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如果今天一个弱小和平的国家能够被一个强大的邻国从地图上抹去而国际社会不作任何反应,那么没有几个联合国会员国会感到安全。

五十年前,同样的违反国际法律的行为导致震撼世界的全球冲突。正是由于要迅速结束任何这种威胁,我们这个组织才得以成立,它才担任起安理会刚刚执行的权力。我国在本世纪中两度受到侵略,承受了两次长期占领的压迫,两次被反对极权主义和独裁统治的国际联合力量所解放,对我们来说,保卫科威特和需要解放它的原则,是关键和根本的。

对科威特的入侵和兼并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愤慨和谴责。联合国以空前的方式动员舆论,对这种反应表示了有效和明确的看法。安理会是在这种情况下十二次谴责伊拉克,首先谴责其侵略,随后谴责它顽固拒绝从科威特撤出。

我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同情要求召开今天会议的国家的关注。人们每日看到的战斗及其后果,使他們要进行干预以结束敌对行动。不幸的是,必须立刻记住,目前海湾战争的唯一根源,就是受到普遍谴责的伊拉克政权的扩张主义以及该国顽固拒

绝尊重国际社会意志的行为。

自入侵科威特以来,已有很多和平倡议。它们在1月15日限期前夜到处可见,并在今天继续出现。我们还记得,西方国家、苏联、阿拉伯和不结盟国家——更不用说秘书长——的所有这些努力,所遇到的是粗鲁的拒绝;侯赛因总统顽固地拒绝了曾经并仍在向他提出的和平。

安理会通过了十二项决议,它们明确概述了必须指导我们恢复科威特全部主权的目標和手段。

我要指出,决议的目标不仅是解放科威特和恢复其合法政府,而且要恢复该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决议阐明了解放科威特的合法手段;从未忘记外交劝服的途径,决议在使作为最后方法的使用武力合法化之前,首先对伊拉克实行了禁运。

比利时政府正是在这些决议的法律构架上看待已采取的行动和在安理会发言的国家的关注。因此,比利时支持有关下列方面的四项原则:安理会决议确立的目标;合法采取的手段;必须统一国际社会的团结;以及人道主义的要求。

同科威特在安理会决议范围内合作的各国曾在多次宣言中重申了他们决心遵守决议阐明的各项目标。联盟使用的军事手段显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这种武力只能在同伊拉克为企图使其在科威特的存在永久化而设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机构相比较中进行判断。

对我们来说,尊重联合国在海湾冲突中的目标意味着两项基本考虑。首先,只有伊拉克明确承诺撤出科威特,并随后采取具体行动导致完全遵守安理会历次决议,才能停止敌对行动。我们还有必要不忽视第678(1990)号决议中阐明的第二项目标,即促成在该地区有效和持久地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条件。我国政府认为,科威特解放后安理会应在实现这一目标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一范围内,比利时作为欧共体的成员,重申承诺积极致力于确保在未来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使该地区所有各国人民都能享有社会正义和地区经济团结。为此目的,它将支持建立中东安全合作会议。这一做法的目标将是通过优先处理重建和经济合作问题、然后处理安全和

尊重人权问题,逐步减少该地区继续普遍存在的误解和忿恨情绪。这个体制将补充为促进解决阿以冲突所作的努力。在这方面,比利时重申其已作的承诺,促成一个旨在适当时候和经过认真准备后将导致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进程。在这里,我国政府欢迎秘书长表示有意在不久任命一位新的特别代表开始为这一进程作准备。

为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应使用历次决议为我们提供的一切手段。这里,我愿具体谈谈要求召开这次会的各国提出的各项建议。比利时政府谨对此发表两点评论。第一,因伊拉克的态度而不得不使用武力,但这不应使外交活动停止。正如秘书长上星期所强调指出,所有会促进科威特解放和结束敌对行动的外交倡议都应予以支持。

但另一方面,不幸的是,外交努力在目前阶段已不能排除为确保尊重国际法而使用的另一种手段。停止军事行动将被伊拉克政府解释为国际社会软弱的表现,并以此来支持蔑视安理会决议的论点和作为战场取得战术优势的证据。因此,停战的效果可能同所希望的恰恰相反,并最终起到延长而不是缩短敌对行动的作用。

只有一个新因素可使安理会有益地考虑中断敌对行动。我们都知道这一因素是什么:伊拉克毫不含糊地承诺撤出科威特,并随后立即采取具体行动令人信服地说明伊拉克打算遵守安理会所有决议。

我们热切希望伊拉克作出这一承诺,使我们能迅速结束战争和战争造成的苦难。

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这一明确的法律原则有两个后果:一方面,所有国家应严格执行禁运。这是《宪章》第七条规定的义务,而不是可作不同解释的选择。联合国各成员国有效地执行了禁运,我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此外,比利时派出了四艘战舰到该地区,积极协助了海上对禁运的监督。目前,这些舰只已进行了2千5百余次海上搜寻。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几乎彻底实行的禁运也未使伊拉克放弃其征服。

除了禁运之外,还要求我们对在解放科威特中进行合作的国家表示声援。这种合作反映了各国的财政力量、责任的地理位置。的确,决议让各国自行决定其承诺

的份额。就我国而言,我们认为我们通过军事支援和相当数量的医疗援助对集体努力作了贡献。

最后我谈谈对当前这一冲突的人道主义方面的第四点考虑,秘书长在上星期举行的安理会非正式会议上及时地提到了这一点。对因巴格达政权拒绝尊重国际法而造成的科威特和伊拉克平民的苦难,安理会表示关切,比利时具有同感。

在这方面,我国政府谨强调三点:一、我们相信与科威特合作的各国正尽全力强行使有关保护平民和战俘待遇的人道主义法——尤其是日内瓦公约——得到尊重。另一方面,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使人们极为关切。使科威特遭受的苦难、蓄意对沙特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战俘的命运,还有还库尔德人的做法、对环境的进攻、乞灵于恐怖主义等、都是违反法律的,并受我国当局的谴责。

二、我国政府将帮助旨在对伊拉克和科威特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任何努力,特别是通过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我赞扬这些组织发挥的积极作用。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援助都不能受制于与人道主义援助完全无关的考虑。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希望,按照第666(1990)号决议,制裁委员会能迅即开会平民特别是最易受伤害的各界的基本需要作出客观的估计。这种审议将使我们知道根据情况是否有理由把紧急粮食援助包括在对伊拉克和科威特的人道主义援助中。这种决定显然要求伊拉克政府按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的接受有效监督以

保证物品送达目的地。

为表示在人道主义领域的全力声援,我国政府批准了给予大量援助的计划以应付数以千计的难民的需要。我们的财政援助也向最受冲突的经济后果影响最大的国家开放,特别是土耳其、埃及和约旦。

这些就是我国政府在处理这场冲突中的考虑。

为纠正一次明目张胆的违反国际法,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后果在所不惜。不幸的是,其后发生的各种事件证明了这一决定是唯一可行的。这些事件加强了我们的下列感觉:姑息政策只能使国际社会稍得喘息,并在其后迫使它在更危险的情况去对

付它所面临的挑战。

情况既然如此,确有成功希望的外交努力值得鼓励。最重要的仍是撤出科威特。只有撤退才能使枪声平息。现在应由一个人作出这项决定。

沃龙佐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俄语发言):从因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造成的1990年8月初海湾地区危机爆发之始,苏联便采取了强硬的原则立场,坚决谴责伊拉克侵略和吞并科威特,认为这是明目张胆违反国际法、道德和文明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苏联和国际法社会其它成员一起,立即站在被侵略者一边,积极主张伊拉克军队立即无条件从科威特领土全部撤出,恢复科威特国的独立和主权并恢复国际法制和正义。

在冲突的各个阶段,安理会都竭尽全力确保和平解决--我强调“和平”。安理会通过了12项决议,旨在通过政治和其它非军事手段解决科威特危机。

苏联总统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其2月9日声明中再次重申苏联忠实于安理会的历次决议,这些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意志,也反映了各国人民希望建立一个排除侵略和侵占别国领土和自然资源的世界新秩序。

不幸的是,伊拉克的僵硬的顽固态度挑起了目前的悲剧性事态。世界面临着一种极其危险的武装对抗,其可怕的反响远远超出了中东的范围。

海湾地区战事的情况使苏联十分关切。特别使我国震惊和深感遗憾的是正在收到的关于平民百姓遭受牺牲的报道。

军事行动已造成巨大的物质破坏。一国又一国--首先是科威特,现在是伊拉克,以后也许还有其它国家--面临灾难性毁灭的威胁。向海湾施放大量石油可能成为一个恶性的生态灾难。

苏联注意到加入联盟的各国发表的声明,其大意是它们执行的军事行动只限于实现安理会历次决议的目标--即解放科威特。同时,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冲突进一步升级可能造成超越安理会决议授权的危险。

人们看到,有人企图以挑衅行动扩大战争范围以使以色列和其它国家介入,并因

此使战争具有另一个毁灭性的内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内容。这是极其危险的动向。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危险日益增加。这一事态发展的可能性不能不使苏联感到关切,尤其是因为该地区 and 我国的南疆毗邻。

众所周知,苏联为防止该地区局势滑向武装对抗作了巨大努力。苏联总统和苏联领导人曾多次向伊拉克领导人呼吁,试图劝说他们谨慎行事并执行安理会历次决议。我们正继续同能促进冲突解决的各方进行接触。

在暂缓行动以示友善的整整一个半月,甚至在按第678(1990)号决议开始了军事行动之后,我们曾向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呼吁不要犯下难以弥补的过错,而要表现出对和平的热爱并宣布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撤出。不幸的是,伊方对我们历次呼吁的答复毫无例外的都是否定的。

苏联在赞成迅速停止敌对行动并开始探寻政治解决时,完全知道没有伊拉克领导人明确表明愿意执行国际社会的要求并撤出科威特,这一点是无法做到的。

1月29日苏美声明强调:

“如果伊拉克毫不含糊地承诺撤出科威特,停止敌对行动将是可能的……这种承诺必须以立即采取具体行动导致完全遵守安理会的历次决议。”

苏联总统在历史责任感和人道主义考虑的驱动下,千方百计地试图在安理会历次决议的基础上取得解决。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不久前再次向伊拉克总统公开呼吁,慎重考虑伊拉克的各项利害,采取现实的态度,以走上一条可靠和公正解决的道路。

因此,戈尔巴乔夫总统2月9日决定派遣他的私人代表前往巴格达会见侯赛因总统。2月12日举行了这次会见。苏联这样做是希望同阿拉伯和其它穆斯林国家一起,同欧亚各国一起,特别是同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安理会其它常任理事国一起,不但协助早日结束战争,而且开始为在世界这一十分重要地区在平等基础上建立持久的安全体制进行准备。当然,这包括解决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由该地区各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伊拉克在战后体制也应起应有的作用,其人民不能对这一事件负责。我们认为

安理会不久应开始这项工作——为该地区在平等基础上建立持久的安全体制作准备。

但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尽快扑灭海湾的战火。我们认为整个国际社会和所有国家都应积极对伊拉克领导人施加影响，迫使他改变初衷。这正是现在正在莫斯科继续举行的苏伊接触的目的。

我们认为，安理会目前的讨论应明确重申必需迅速执行安理会迄今通过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不久前受到伊拉克的攻击。

我们在这里举行的会议，是对伊拉克领导人发出的明确信号：它必需遵守安理会议历次作出的这些公正和有充分根据的决定，并为了其人民的利益和该地区和平宣布立即从科威特完全无条件撤出。

因此，我只有一个问题问伊拉克代表：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听到伊拉克领导人发表这样的声明？

主席（以英语发言）：发言者名单上还有几个人。安理会各成员如果同意，我现在宣布休会，明天上午10时30分复会。

下午7时50分休会。